



和春天一起歌唱

写在第41届“上海之春”闭幕之际

◆ 毛时安

年刚刚走出暂时困难时期的一曲交响诗《红旗颂》，则以其蓝天下红旗猎猎的鲜明音乐形象，悦耳动听，充满着歌唱性的抒情旋律和高扬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气质，成了我们最难以忘怀的关于人民和英雄主义的音乐记忆，成为后来重大节庆盛典必奏的序曲。几乎每一届“上海之春”都会自觉地与时代和人民的精神需求对标，以最大的热情满足时代和人民的文化需求。举凡世界音乐史上彪炳显赫的伟大音乐家贝多芬、瓦格纳、勃拉姆斯、肖邦、斯美塔那、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威尔第、李斯特、肖斯塔科维奇的经典作品中无不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对故土对祖国的热烈眷恋。

正是在这种文化自觉中，“上海之春”成了中国音乐经典诞生的摇篮。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实现了几代中国音乐人梦寐以求的传统音乐交响化的美学理想，让越剧音乐和爱情传说插上交响的翅膀飞向五洲四海；《红旗颂》让红色的颂歌变得那样亲切而具有抵达心灵的感染力；朱践耳以《黔岭素描》一部接一部的交响作品，用本土音乐素材的现代作曲体系赶上了世界交响乐的潮流。1964年5月“上海之春”开幕式3000人演出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更是成为当年10月国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基础。

“上海之春”的生命密码在于如春天一般强大而持续不断的可生长性。“上海之春”从来没有画地为牢、故步自封，而是在时间的河流中不断地开拓，不断寻找、开拓新的音乐空间，是一个随着时代精神和审美变化的创新、动态、扩容的过程。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开幕式围绕“永恒的征途”主题，选择《红旗颂》《长征组歌》等五首经典作品，集结长征沿线七省市艺术家以富于当代感的艺术呈现，在保留历史经典厚重深邃的同时，又激发了全新的青春活力，奏响气度恢弘的百年礼赞。对经典的尊重是以新质审美演绎经典，在历史和当代之间、在传统经典和新一代爱乐者之间，搭起一座欣赏的桥梁。地域上，从早年本土音乐新力作的展现，到现今引进英国BBC交响乐团、巴黎管弦乐团、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这些世界顶级乐团，以及一批全球著名音乐家，从而把“上海之春”扩大为中外音乐交流对话的国际化的音乐盛典。本届音乐节首次开启“上海之春”、“哈尔滨之夏”、“蓉城之秋”、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节的“四节联动”。“上海之春”不断扩容的过程，彰显的正是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音乐是国际通用的艺术语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之春”通过文化互鉴的路径，构筑人类音

乐的命运共同体的努力。时间上，首创“核心期+延展期”，全程从18天扩展到40天，更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广大乐迷的热情期待。

“上海之春”的生命密码在于坚持不断推出新人新作，从而使之成为中国音乐的青春盛会。我至今记得当年在9英寸黑白电视和收音机旁听17岁的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生、扎着两根小辫子的闵惠芬，演奏《二泉映月》《空山鸟语》，在第4届“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赛上勇夺一等奖第一名。“上海之春”成就了她二胡演奏家的一生传奇。近三年“上海之春”新人新作持续保持在40%以上，这次更是占比高达50%以上。“海上新梦”“艺青春”“闪耀新星”“新梦起航”四大板块构筑了让大批新人新作展现舞台和上升的通道。拥抱青春就是拥抱未来，拥有青年的艺术才有美好的未来。我特别注意到《阳光下，童声里》全国优秀少儿歌曲演唱会。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多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沐浴着浩荡的春风，一张张纯真的笑脸，以源自童心、如阳光一样透明的歌声，新歌首唱，老歌新唱，讴歌着希望、今天和历史。他们如此的投入，如此的热衷，如此的享受音乐，让我们看到了“上海之春”美好的未来。

在写这篇短评的时刻，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象着上海音乐学院和德国弗莱堡国立音乐学院合作的莫扎特歌剧《魔笛》的闭幕演出了。又是一次青春的音乐狂欢，一次美妙难忘的音乐之旅！

“上海之春”，永远和春天一起歌唱。



走入舒伯特的的情感旅程

罕见“黄金组合”共演《冬之旅》观后

◆ 茅亦铭



舒伯特创作于1827年的艺术歌曲套曲，由24首歌曲组成，源自诗人威廉·穆勒的诗作。

作为同代歌手中最受推崇的艺术家之一，帕德莫尔在歌剧、交响乐音乐会及独唱会领域收获了赞誉无数。然而，也正是他与生俱来的音色之美，曾让不少人产生担忧：这份天赐的嗓音优势，是否会削弱他对歌曲的表现力，甚至收敛其戏剧张力，让痛苦与悔恨的色彩显得失真，最终令听众沉溺于歌声之美，却忽略了作品深层的情感内核？

再多的先入为主，都抵不过“身临其境”的体验。当帕德莫尔站上音乐厅的舞台，当《冬之旅》的旋律缓缓奏响，所有疑虑都有了完美解答——他的演唱，足以惊艳全场。在《菩提树》中，他摒弃了惯有的准确音准，转用近乎言语化的夸张的咏叹语调来抒发最激烈的情绪，随后在《水流》一曲中，又呈现出对极具表现力和技巧难度的乐曲部分的完美控制。《在河上》与《鬼火》两首作品的演绎，进一步彰显了帕德莫尔的艺术敏感度及其捕捉每一首歌曲独特氛围的能力。

本场音乐会完整呈现了《冬之旅》24首作品，从《晚安》的温柔启程到《风琴师》的悠远收尾。在帕德莫尔的演绎下，歌曲的叙事性和戏剧张力被放大；而伊莫金·库珀的钢琴伴奏则在保持节奏支撑的同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情感色彩，两者的配合展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除了帕德莫尔的精湛演唱，伊莫金·库珀细腻而又饱满的钢琴伴奏同样具有迷人的魅力。她的伴奏不仅音质出色、音色自然且富有活生感，还展现了她对钢琴在整套作品中的关键角色的深刻体悟。

这场演出不仅是对舒伯特音乐的深情致敬，更是对人类共通的孤独与渴望的深刻探索。帕德莫尔与伊莫金·库珀女爵士以精湛绝伦的演绎，让这段180多年前的古老旅程，在当代上海的夜色中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春天是孕育希望的时节，也是新一年艺术种子萌芽之时。著名男高音马克·帕德莫尔与钢琴大师伊莫金·库珀女爵士联袂，在本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中献上了备受瞩目的音乐盛宴——舒伯特声乐套曲《冬之旅》的完整演绎。这场音乐会不仅是两位艺术家首次亮相上海，更是当今古典乐坛罕见的“黄金组合”。

帕德莫尔长期活跃于世界顶级歌剧院和音乐厅，凭借其极具辨识度的男高声音线，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男高音之一。他的音色兼具温暖的金属质感与强大的穿透力，极擅长处理舒伯特这类情感极为细腻的艺术歌曲。伊莫金·库珀女爵士是英国最具声望的钢琴家之一，曾任利兹国际钢琴比赛主席。她以对古典作品的深刻洞察力和对钢琴声音的完美掌控著称，是解读舒伯特音乐的权威。

两位大师携手带领现场爱乐者共同走入舒伯特那“深邃的情感旅程”。《冬之旅》是



赏廖昌永携手上音独奏家室内乐团与获奖学生音乐会

——赏廖昌永携手上音独奏家室内乐团与获奖学生音乐会

“音断情连”的自由节奏处理直抵人心、催人泪下，这是熟悉苏轼诗词深意的歌唱家才能唱出的深情与悲伤。这些古诗词艺术歌曲对年轻歌者而言更不容易，需要有所取舍。青年女高音乌列热说：“在艺术处理上，不炫技不煽情，力求唱出诗意，紧扣每首作品的文学内核、音乐风骨与时代底蕴。”作为青年歌唱家，已展露出大家风范。

对于《梅花几时开》这首由家乡四川的民歌改编而来的艺术歌曲，廖昌永延续系列音乐会惯例，使用四川方言来演唱，在与室内乐的配合下更富民间色彩。

本场音乐会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艺术歌曲改编成室内乐版本。对于中国艺术歌曲成规模改编艺术歌曲而言，本场音乐会堪称首创。当晚无论是大管演奏家刘照陆、长笛演奏家马勇、圆号演奏家顾聪、单簧管演奏家陈坤，还是小提琴家张润喆和巩媛、大提琴家耿文彬和潘衍、中提琴家施宇成和沈子钰、低音提琴家巢隼、钢琴家朱宛晨，都在出彩乐句中展现出独奏家的纯熟技艺。青年指挥家张楷也说：“这个室内乐团其实没有主次之分，每一位成员都有卓越的演奏能力，这次合作需要他们在独奏家与合作者的身份之间切换，团结合作共筑音乐。”

对于歌唱家而言，室内乐版艺术歌曲需要适度调整演唱处理方式以契合乐队要求。廖昌永在许多自由节奏的处理上驾轻就熟，本能般地在节奏的“借”与“还”间展现自己的音乐解读和个性风格。全场音乐会的高潮出现在《怀念》，音乐中的老上海风情引得观众情不自禁跟唱舞动。值得一提的是在乐曲中间的器乐段，廖昌永教授让到侧台，把主舞台留给了乐队的青年艺术家来展示。返场第二首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则点燃了全场，甚至能听到从后台传出的歌声。

中国艺术歌曲遇上室内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这也让我们更加期待未来这一组合将更多中外优秀艺术歌曲带给全世界观众。

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教授领衔的中国艺术歌曲百年系列音乐会，在今年第41届“上海之春”迎来了第六个系列。这几年间，由独唱到与青年声乐获奖者同台献演，再到今年不仅与青年获奖者同台，更与首届上音国际音乐家比赛中崭露头角的上音独奏家室内乐团联动，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艺术家的初心，更是一位教育家的使命。

本场音乐会曲目是中国艺术歌曲百年体系研究的精华浓缩。廖昌永教授排练时表示：“音乐会曲目精挑细选，风格非常多样。”不仅有萌芽期的《大江东去》《问》《教我如何不想他》，更有黄自先生的五首经典作品，还有由民歌改编成艺术歌曲的典范之作《梅花几时开》《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一直到近现代的《钗头凤》《江城子》《自度曲》，几乎涵盖了不同时期中国艺术歌曲所有风格。

廖昌永说：“中国艺术歌曲区别于外国艺术歌曲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的大爱，中国艺术歌曲既有个人情感，更多是有中国人特有的‘家国情怀’。以古诗词为词的中国艺术歌曲一直是作曲家倾心、观众喜爱的类型，不过要唱出其中诗意对歌者而言却并不容易。廖昌永在《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中的艺术处理堪称“气韵生动”，尤其是结尾处“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一句，以